

新編明人年譜叢刊

章培恒 主編

# 楊維禎年譜

孫小力 著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962645

新編明人年譜叢刊

章培恒 主編

楊維禎年譜



孫小力 著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淮陰師院圖書館 962645

新編明人  
年譜叢刊

楊維禎年譜

著 者 孫小力

出版者 復旦大學出版社

印刷者 復旦大學印刷廠

開 本 八五〇×一一六八 1/32

印 張 十·三七五

字 數 二六九千

一九九七年四月初版

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數 壹仟貳佰

ISBN7-309-01243-7/1·96

定 價 貳拾伍圓

責任編輯 杜榮根

責任校對 張利勇

封面設計 周建國

## 《新編明人年譜叢刊》序

章培恒

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爲《全明詩》所寫的《前言》中曾說：「在我國歷史上，明代與漢、唐相比較，並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時代。但作爲研究對象，它卻具有與漢、唐同樣的價值。即使從功利主義的態度出發，也仍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結論。因爲，我國在鴉片戰爭以後之所以經常處於被侵略和失敗的境地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自然不能辭其咎，但如果歷史地進行考察，那麼，清代有許多事情其實是在明代種下的因，甚至是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就種下的因。在使我國逐漸陷入悲慘處境這一點上，明、清都是關鍵性的朝代。如所周知，從失誤中吸取教訓，其意義絕不低于從成績中吸取經驗。我們無疑應對明代的研究給予充分的重視。」我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來從事《全明詩》的編纂工作的，雖然曾有學者認爲明詩成就不高，編《全明詩》本身就是一種浪費或錯誤，應該立即停止，我卻毫不後悔。而且，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，我又將若干年輕朋友爲明朝人所寫的這些年譜彙編成叢書，奉獻於讀者之前。因爲，要了解一個時代，既需要宏觀的探討，也必須微觀的研究；而在我看來，年譜正是微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。

叢書收在本叢書中的年譜，其實都是作者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學習期間撰寫的碩士論文。最早

的完成於一九八六年，最晚的完成於一九八八年。當然，在這次出版之前，又都有不同程度的補正。其中《沈周年譜》的作者陳正宏君和《祝允明年譜》的作者陳麥青君是由先師蔣天樞先生指導的，其他作者的導師則由我濫竽充數。但無論是蔣先生還是我自己，對作者在人物評價上的具體觀點都沒有橫加干涉。

據我所知，作者們在撰寫這些年譜時都作了很大的努力，蒐羅了許多資料，並認真地加以考訂和排比。因此，雖然由於這些都是作者的早期成果，不免帶有幼稚的印痕，甚或雜有失誤，但對於了解譜主的生平、思想及其與時代的關係，都頗有參考價值；而且，以前還沒有人對作為譜主的這些明代著名人物作過系統的研究，這既增加了作者的工作難度，也使他們的成果更顯得可貴。

最後需要說明的是：本叢書已被列入國家教委八五期間社科規劃，並得到了若干經費資助。在這裏，我們謹對此表示衷心的感謝。

《蔣天樞先生年譜叢刊》序

章啟群

## 前言

楊鐵崖，名維禎，元末著名的詩文作家，鐵雅詩派的領袖。然而，仕途蹭蹬，終身未嘗宦達，且生逢亂世，故有關生平資料留存不多，迄今無人就其事跡做過系統的整理和研究。本着知人論世的觀點，也為澄清一些久已模糊混淆的事實，特撰成《楊維禎年譜》。

本譜廣覓材料，詳加求索，基本考定了楊維禎一生的仕履行踪。有關政治主張、生活態度和文學觀點，本譜多方求證，力求還其本來面目。本譜還搜輯遺文佚詩，以利全面、公正地評價鐵崖及其文學成就。鐵崖師友門生遍布東南，多非顯宦，本譜亦盡量不使湮沒。

### 一、基本考定了鐵崖的仕履行踪

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和《明史·文苑傳》敘述鐵崖生平較為簡略，且多有乖謬。歷來欲了解鐵崖生平者，多參考宋濂所撰墓志與貝瓊的《鐵崖先生傳》，然此二文亦非無誤。如楊維禎嘗撰詩文頌揚張士誠兄弟，希望張王藩國強盛，稱霸中國，又曾上書獻策。宋濂一概不提。鐵崖譏斥江浙丞相而轉官建德，宋濂反謂擢升。敘述鐵崖世系亦有訛誤。貝瓊謂鐵崖丁父憂先於任鹽官，元至正八年任杭州四務

提舉，自杭避地富春等等，皆與事實乖迕。其餘有關籍貫、年齡、撰寫《三史正統辯》的時間等等，二文亦有牴牾或錯誤。本譜不避細瑣，一一作了考訂，基本確定了鐵崖的身世行踪。

## 二、真實地反映鐵崖的政治主張與文學觀點

早在明代中葉，鐵崖就被視作元朝遺老。最著影響者，即所謂上《老客婦謠》卻聘，「自附於故國餘老，為貞嫗者」。（《祝枝山全集》卷十一《楊維禎論》）通過考察，證明辭召賦詩純屬子虛烏有。宋濂《墓志》謂鐵崖提舉杭州四務時，雖官卑事繁，猶「日夜爬梳，不暇騎驢謁大府」，「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」。事實上他曾上書行省參政等人，冀幸薦舉。楊維禎一生未嘗得志，自號抱遺子。詩文中固多豁達語，同時卻又多次寄書聞達。本譜逐次給予繫年，以利結合其時所為詩文，完整地了解鐵崖其人。

宋濂謂楊維禎「非先秦兩漢弗之學，久之俱化」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言其為文平易，然「詩歌、樂府出入於盧仝、李賀之間」，怪怪奇奇。後人遂多以鐵崖為復古代表。然通觀鐵崖詩文，雖有追求奇氣，所謂墜入魔趣者，也有不少淺顯平易之作。尤須注意的是：他固然常以復古自我標榜，然其詩文主張亦不乏鼓吹抒寫真情，提倡肆口而成、不假雕琢的創作。換言之，他或許並非真欲復古，欲出之故先入之而已。這應該是楊維禎何以重視鄉民、婦女之歌、摒棄佞宋詩風而又鼓吹復古的根源，也是其詩文出現兩種風格的重要原因。同時，他又極其重視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。本譜於有關諸作凡能繫年者略作摘錄，使能聯係他的身世和活動考察其文學主張。

據宋濂所撰墓志，鐵崖著述多達數百卷，「崖鑄野刻布列東南間」。延至今日，僅存數十卷。本譜於歷代書畫錄、友人詩文集、筆記、方志、遊記中網羅其遺文佚詩，並盡可能搜羅查訪現存的各種刊本和抄本。凡能考定撰期者，酌情摘錄，均注明出處，以利查訪。

### 三、多方搜求並考訂鐵崖師友門生事跡

鐵崖交遊極廣，師友不可勝數。其中有頗負盛名者，如詩文作家李孝光、鄭玉，以書法著稱者張雨、吳睿、朱珪、宋克，畫家倪瓚、黃公望、馬琬等等。因為元末動蕩，這些人亦非顯宦，故多無完整的資料留存。單是生卒、年齡，也時有闕誤。本譜確定了李孝光、張雨、潘純的生卒年和倪瓚、貝瓊、袁凱等人的生年，糾正了史書或前人記載的錯誤，判定了某些長期爭論不休的疑案。此外如隱士鄭玉是否應徵，泰不華何時官秘書郎及其卒年，慶童何時召拜翰林承旨，或訂正，或存疑，皆可正《元史》之訛，補《元史》之闕。此外，還考察了與黃潛、薩都刺、危素、杜本、錢惟善、顧瑛等人交遊情況。凡此種種，均有助於認識元季東南地區的文化交流和文藝活動。

鐵崖客遊、授業錢塘和東吳有年，其時有所謂「鐵雅派」，「吳越諸生多歸之，殆猶山之宗岱，河之走海」（見宋濂為鐵崖所撰《墓志銘》）。鐵崖嘗稱鐵門能詩者就有百餘人，元末明初享有盛名的貝瓊、袁凱、楊基等人，皆嘗受學於楊維禎。明代開國文臣宋濂、《琵琶記》作者高明亦與之有交。此外，尚多後世默默無聞者。本譜多方搜求其人事跡，雖片言只語，亦或錄之，以求了解鐵崖影響的範圍和深度。



# 目 錄

《新編明人年譜叢刊》序

章培恒

前 言

.....

一

傳 略

.....

一

年 譜

.....

二五

引用資料目

.....

三一三

後 記

.....

三二〇

傳略

楊維禎，字廉夫。

《宋學士文集》卷十六《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》：「君姓楊氏，諱維禎，康夫其字也。」

按：「維禎之禎」，《鐵崖先生傳》（《清江文集》卷二）、《先考山陰公實錄》（《鐵崖文集》卷二，以下簡稱《實錄》）及鳴野山房鈔本《東維子文集》各卷均作「禎」，明初黑口大字本《東維子文集》、明成化五年刊《鐵雅先生復古詩集》及各卷則作「禎」。今考《梅花百咏》卷首廉夫手書序文及所鈐印章，皆作「禎」。《墓志》不誤。

初號梅花道人，又號鐵崖、鐵心道人、鐵雅、鐵崖山人、鐵笛道人、鐵龍道人、夢外夢道人、鐵冠長老、鐵冠道人、抱遺道人（或作抱遺子、抱遺叟、抱遺老人、抱樸遺叟）、束維子（又作束維叟、箕尾叟）、鐵史、老鐵、老鐵貞、無夢道人、嬉春道人、梅花夢、錦窩老人、楊邊梅、鐵龍精、鐵仙、鐵龍仙伯、桃花夢叟、邊上梅等。

《鐵崖文集》卷二《鐵笛道人自傳》：「鐵笛道人者，會稽人。祖關西出也。初號梅花道人。」

《清江文集》卷七《鐵崖先生大全集序》：「（其父）爲築萬卷樓於鐵崖山中，先生讀書樓上……遂以鐵崖自號。」

《鐵崖先生詩集》丙集《讀弁山隱者詩鈔，殊有感發，賦長歌一首歸之》有句曰：「鐵心道人前進士，棄官歸來隱喜市。」《石渠寶笈》卷二十四有廉夫跋《宋蘇軾自書二頌一卷》，亦署「鐵心道人」。

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七附錄釋安《鐵雅先生拗律序》，知或稱廉夫「鐵雅」。

《式古堂書畫匯考》卷二十一《元名公翰墨卷》載廉夫跋文，自署「鐵崖山人楊維禎」。

《西湖竹枝詞》：「廉夫將子妾遊淮，吳間，過太湖得莫邪鐵笛，遂自稱鐵笛道人。」

《式古堂書畫匯考》卷十九廉夫《畫沙維贈陸穎貴筆師序》自署「鐵龍道人」。

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二十一《夢蝶軒記》署尾曰：「夢外夢道人者，會稽楊維禎也。」

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二十三《不心不佛銘》自稱「鐵冠長老」。又，《徐氏筆精》卷八《鐵冠》：「楊廉夫號鐵冠道人，所戴鐵冠重四錢六分。向藏高太醫家，陳眉公今收得之。」

《東維子文集》卷十《雪廬集序》落款：「至正丙午五月朔日抱遺道人書於（雲）鐵史藏室。」《珊瑚木難》卷二廉夫《虞相古劍歌》署名「抱遺叟」，同書卷七其《趙魏公畫跋》署作「會稽抱遺老人」。《鐵崖文集》卷三《金華先生避黨辯》則自稱「抱遺子」。或署作「抱樸遺叟」，見陶宗儀《說郛》卷首鐵崖《說郛原序》。

《清江文集》卷二《鐵崖先生傳》：「東維子，蓋（先生）晚年所號也。」《東維子文集》卷十六《春遠軒記》署尾曰「東維叟」，同書卷二十《玄霜臺記》又自謂「箕尾叟」。

按：《鐵崖古樂府》卷五《箕斗歌》有句云：「我生之宿直箕斗，不愁斟酌愁簸揚……騎箕尾，訴圓闔……」《莊子》內篇《大宗師》曰：「傳說得之……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」知「東維叟」、「箕尾叟」等號皆源於天象記時。

《鐵崖文集》卷二《東園散人錄》署尾云：「鐵史者，李黼榜第二甲進士，今隱東海山，號東維叟，會稽楊維禎也。」

《式古堂書畫匯考》卷二十二廉夫《元夕與婦飲》詩署名「老鐵貞」。

《式古堂書畫匯考》卷五十廉夫題倪瓚《古木竹石圖》詩，署「老鐵」。

《鐵崖文集》卷四《觀夢軒志》自稱「無夢道人」。

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九《風月福人序》原注：「先生嘗自言：『遇憂不憂，遇病不病，遇喪亂不喪亂，胸中四附長是春也。』故自號嬉春道人，名其所居窩曰春不老。」

《鐵雅先生復古詩集》卷六《續奩集序》署作「梅花夢楊維禎」。

《鐵雅先生復古詩集》卷五《香奩八咏序》落款作「錦窩老人楊維禎」。

《元詩選》二集載謝應芳詩，題曰《陳伯康築亭山巔，楊邊梅過之，題曰玉山高處。且爲賦詩》。是詩亦載《龜巢稿》卷五，「楊邊梅」作「楊鐵崖」，知「楊邊梅」爲廉夫別號。

《戒庵老人漫筆》卷三《草窗鐵崖別號》載廉夫別號又有：鐵龍精、鐵仙、鐵龍仙伯、桃花夢叟、邊上梅。

諸暨人。

《墓志》。

按：廉夫籍貫，歷來有數說：曰諸暨，曰會稽，曰紹興，曰山陰，曰紹興山陰縣。前四說實出廉夫自述。《鐵崖文集》卷二《先考山陰公實錄》謂家居諸暨之陽，《西湖竹枝詞》自稱紹興人，顧瑛《鐵崖先生古樂府題識》襲之；《鐵崖文集》卷二《鐵笛道人自傳》、《斛律珠傳》又謂會稽人；《鐵崖先生詩集》丙集《題朱澤民山水》詩云：「我家山陰政如此，山陰道上歸何遲。」則自稱山陰人，《明史·文苑傳》同此；貝瓊《鐵崖先生傳》又謂廉夫紹興山陰縣人。清朝光緒年間，諸暨樓黎然嘗博綜典籍，並親抵實地勘查，撰《鐵崖先生里居考》一文，考訂詳實，證廉夫爲諸暨人無誤。

（見《鐵崖先生詩集三種附錄》，茲不復辯。僅略析分歧之源委如下：

考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，山陰、會稽二縣及諸暨州皆隸屬紹興路，則紹興說實舉大者而言。會稽說或以古郡言之，諸暨自漢即屬會稽郡（參見《漢書》卷二十八《地理志》）。山陰說蓋舉古國而言，春秋之際，山陰爲越王勾踐國都，漢時隸於會稽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注「山陰（縣）」云：「會稽山在南，上有禹冢、禹井、揚州山。越王勾踐本國。」又考《鐵崖先生詩集》，內中呼諸暨、會稽作山陰者尚不乏一二。其書庚集《題王元章畫梅》詩之二云：「山陰老王腹似蟻。」同集《題松石圖》有句：「匡廬道士山陰住。」王元章即王冕，匡廬道士指于立。《列朝詩集小傳》甲前集《王參軍冕》曰：「冕字元章，號煮石山農，諸暨人。」《草堂雅集》卷十《于立》云：「于立字彥成，南康之廬山人……學道會稽山中，得石室藏書。」則諸暨與會稽均嘗稱作山陰。然貝瓊謂廉夫籍貫爲紹興山陰縣，則大謬也。或以其父嘗封紹興路山陰縣尹而誤繫。

楊氏世籍晉陽，族譜始自東漢太尉楊震。十八傳至虞卿，唐時官太師。又四傳至岩，五代時官吳越丞相，遂留錢塘家焉。又二傳至洋，官都兵馬使，始徙家浙東。

《實錄》：「其先自晉陽侯以邑氏，在漢爲太尉震。十有八傳於唐，而分四院。爲第二院太師虞卿，生堪，堪生承，承生休，休生岩，五季仕吳越，至丞相，譜某族爲浙院。岩孫都司馬使洋，徙浙河之東，又分其譜爲浙左院。」

按：楊洋官職實爲都兵馬使，《實錄》訛作「司馬使」。參見《墓志》、《楊佛子傳》。又，《墓志》曰：「堪生承休，承休生岩。」誤以父子承、休作一人。此從《實錄》。

八世祖成，洋第五子，徙家諸暨之陽。

《實錄》：「洋子第五成，耕牧會稽諸暨之陽，卒葬鄭里。是爲公七世祖。」

按：《墓志》「洋」作「佯」。然《鐵崖文集》卷二載韓性《楊佛子傳》亦作「洋」，《實錄》不誤。又，《墓志》謂洋爲廉夫十世祖，今考《楊佛子傳》，云：「岩孫都知兵馬使洋爲佛子六世祖。」然則成當爲佛子五世祖。佛子即廉夫曾大父，知成爲廉夫八世祖無疑。洋當爲廉夫九世祖。

高祖震，字宗起。

《實錄》：「曾王父震，字宗起。」

按：《墓志》曰：「高祖文振。」誤。廉夫曾祖諱文修，父子不當重名。又，廉夫先祖名震，高祖似不應與之重名。疑高祖諱振，《實錄》、《墓志》均誤。

曾祖文修，字中里。通曉天文地理，精醫術。性淳孝，以嗜善仗義聞於鄉里，人稱「楊佛子」。廬墓諸暨鄭里，遂爲鄭里人。朱熹嘗慕名造訪，與談竟夕。

《實錄》：「王父文修，字中里，有鄉行，號楊佛子。邑志有傳。……曾王父冢亦在鄭里，王父往從家廬，子孫遂居鄭里。」《墓志》：「曾祖文修以好善嗜義，門人呼爲楊佛子。」《楊佛子傳》：「佛子生而性淳固篤孝，鍾於至情。年六歲，視母食多寡爲饑飽。母病艱食，輒不食，得果必遺母，俟母啖之，心始已。年十五，以母多病，遂棄舉子業，舉歧黃氏書。……尊官鉅人人其鄉，必過其廬。晦庵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道過楓橋，聞佛子善名，特就見，與談名理及醫學、天文、地理之書，竟夕去。……晚年著《醫衍》二十卷，編《地理撥沙圖》藏於家云。年九十有九終。」《鐵崖先生古樂府》卷二《楊佛子行》有序：「楊佛子，越諸暨人。幼知事母，母病危，佛子剖股肉進母，母食，病立愈。母歿，廬墓

側，恒有馴鳥集墓樹，隨佛子往返。佛子素患癯，道逢異人，以掌訣移之背。郡縣上孝感狀，將表其閭。佛子辭，遂止。」

祖敬，字主一，精於治生，樂善好施。

《實錄》：「父敬，字主一，善治生而好施。」

父宏，字國器，自號澹圃老民。性淳厚，重然諾，鄉里稱作「善人」。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，追封會稽縣男。

《實錄》：「公諱宏，字國器，自號澹圃老民。蒙推恩封承務郎紹興路山陰縣尹。……公生宋咸淳己丑五月癸未，今至元己卯七月戊辰卒，年七十有五。……父嘗問公志，公對曰：「大兄有驅世材，既以馬文淵爲志，而某願則學少游，稱鄉里善人耳。……公平生未嘗有二言，其度寬坦，與物未嘗有競。鄰有侵圃地，公不爭，又益與地。山有林木，嘗市於商，初計若干章數，立券。已而剩出倍初數，他商爭市，勸返券。公曰：「業已諾。」迄與之。故里中「善人」之稱日益大。待遇人無貴賤親疏，至下廝役皆得其歡心。家人近習，自幼至長有不識其怒貌疾聲。《墓志》：「父宏，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，追封會稽縣男。」

按：《實錄》所謂推恩所封官職，是廉夫任鹽官時所封。《墓志》所記，當爲廉夫擢官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後賜予，是其父謝世多年後追封。《元史》卷八十四《選舉志》云：「封贈者……曾祖降祖一等，祖降父一等，父、母、妻並與夫、子同。」則其父所封，即廉夫所得官階。

母李氏，同里後山先生女，宋丞相宗勉四世孫。賢而通文史，追封會稽縣君。

《實錄》：「公娶同里李氏，後山先生女，賢而通文史。」《墓志》：「妣李氏，追封會稽縣君，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。」

伯父實，字國華，官至會稽三界巡檢。

《實錄》：「兄實，任會稽三界巡檢。」

按乾隆《諸暨縣志》卷二十五《人物志·武功》：「楊實，字國華，全塘人。明經通武略。補州弟子員，舉進士不第，遂棄去。築室桐岡，博綜群籍，攻苦食淡，不饋樵者十餘年。盡通天文地理、風角鳥占、奇門遁甲之術。延祐間以人材徵，知吉州軍事，適寇犯境，勢張甚。實募驍勇數百人，躬爲先鋒奮擊，悉平之。以功擢淮南東路檢法，尋升都進奏院檢試，南宮號稱得人。遷大理寺丞。」此傳系據《浙江通志》、《萬曆紹興府志》雜糅而成，未必可信。《實錄》言及伯父仕歸，若確嘗任職都進奏院、大理寺，不致忽略。又，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二十四《亡兄雙溪書院山長墓志銘》謂楊實「以倉使歸」，知其伯父確爲微官。

叔父賀，自幼繼於外氏。康夫父分業以返之，百般愛護。兄弟二人皆喜讀史。

《實錄》：「公兄弟三人，兄實，弟賀。賀自孩提繼外氏。……母鍾愛者，季弟賀，在外氏，不樂，念不已。公分業以返賀，賀返，調羹之尤厚。」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二十四《亡兄雙溪書院山長墓志銘》：「從父山陰縣封宏、叔父賀，皆喜讀史。」

康夫兄弟四人。長兄維植，仲兄維魯，弟維祗。幼均從師受經學。

《實錄》：「子四人，長維植，次維魯，維禎、維祗。各遣從師授經學。公必躬課其成。不成者，易藝。維植授《易》，不成，俾轉蒙古學，維魯授《書》，勿成，俾長事，維禎授《春秋》，維祗在幼亦習《春秋》。」